

书香红袖
www.hongxiu.com

三更谈 惊悚书系

锦绣旗袍

周业姬 著
朝华出版社

新婚之夜，她身着锦绣旗袍，在灯影璀璨的秦淮河畔投水殉情……
伤痛在延续，生命却早已终止。





锦绣旗袍

朝華出版社
周业姬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锦绣旗袍/周业娅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5. 9
(书香红袖惊悚书系)
ISBN 7-5054-1356-2

I. 锦...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2220 号

锦绣旗袍

著 者 周业娅

策 划 田 辉 王景伟 张宏宇
红袖添香原创文学网站
双城印象

责任编辑 张宏宇

特约编辑 刘 颖 孙 鹏

责任印制 赵 岭

装帧设计 吉安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 68433188 (总编室)
(010) 68413840 68433213 (发行部)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字 数** 120 千字

印 张 14.75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版 别 平

书 号 ISBN 7-5054-1356-2/G · 0725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我甚至抱着一丝希望，梦里我看到的一切都只是幻觉。我插进土里的手指缓缓地拔出，想起身离开，可是有什么牵引着我？我站不起来，我闭上眼，让手顺着我的心，把土刨开，一寸一寸。泥陷进我的指甲，我还在刨，等我摸索到丁香的根茎时，十指已刺痛不已。



一个光亮在灯光下闪烁着，很刺眼，眯眼顺着光看过去，发现在2013房间的门口前，躺着一枚戒指，走过去捡起来，是一枚铂金戒指，款式简洁，有些眼熟。无意间望向戒指的内侧，发现里面刻着两个小字：蔚彬，左边还有几个数字：1995。



囍



“我不！”我大喊，这是什么鬼地方？我这是在哪里？

“小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这是命！”那丫头眼圈一红，就落下泪来。我更加莫名其妙。这是哪里？为什么我那么陌生？可是空气里流动着熟悉而悲伤的气息，又因何而来？

她开始给我梳头，一边梳一边还念叨：“一梳梳到底……”



夜微微有些凉意，我刚把门锁扣好。还未转身耳边就响起一个幽森的声音：
“李小姐，我的旗袍好了吗？”

序

虚构的悲伤

文/莫 逆

她死了，他死了，他和她也死了，空气都停滞不动，他们披头散发，满腔怨气，悲愤地看着作者对他们的谋杀。

没有人对他们点评，你们死得其所。

只是虚构。

轻韵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友善且单纯，而当她把这篇充满虚幻和血腥的故事呈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没办法把故事和她本人联系到一起。其实她发表在 BBS 里的文字里，描写死亡的篇幅不算少，可以说，阴晦孤冷的文字她已经拿捏得十分娴熟，只是从没写过长篇小说的她，陪着自己设置的人物生活那么久，陪着他们惊悚、纠缠、选择、哭泣，那是怎样压抑的两个月。

我试图更走近她一些，于是走进这篇故事。

《锦绣旗袍》里的人物都是不幸的，李影弟弟的女友小贾，

弟弟蔚彬，好友青琳，背叛的男友云峰……即使开篇就知道是个悲剧，但读完的时候还是一阵凄凉。这跟几年前看余华的《活着》和李修文的《滴泪痣》一样感觉，这里的感受指的是沉重感，书里的人物在作者的安排下死得义无反顾酣畅淋漓，除了孤单存活的主人公自己。几年前还对人生充满无限感触的我义愤填膺地问李修文：“你把他们写死的时候不会难过？非要这样去赚足读者的眼泪？”他给了我一个很柔软的回答，他说，写的时候自己哭了不下五次，一开始就是个悲剧，那些人物注定要死。

关于写作里的悲剧，罗兰·巴尔特是这样注释：悲剧只是一种汇集人类不幸的方法，一种将它归类，即以必然性、一种智慧、一种净化的形式将它证明的方法，拒绝这一恢复，探寻不屈从于它的种种技术手法，在今天的文学领域是一项必要的任务。

因为《锦绣旗袍》是篇灵异故事，所以这篇悲剧在我眼里得到赦免，我不会忿忿去问，“你写这些的时候会不会难过”，即使我眼里看到的满是冷僻颓靡的色调。

一个器皿，只把它视为器皿，就只是形状和质地，或许还有用途；一个锤子，单纯地只当作锤子，也只是形状质地外带重量，如果非要赘述，那么还有它的打击力度；一篇灵异小说，如果不想它那么扯痛自己，那就去欣赏由字与字构成的它的血肉，也就是文笔。轻韵的语言毫无障碍，恣肆横溢的句子，鬼魅深长的梦境，危险游走的心理活动描写，这在一个年

轻女孩身上可算难能可贵。

撇除文笔看故事框架，这有一个前提。编造故事的能力是每一个写小说的人都应具有的特质，这与笔者的内心世界有牢不可破的关联，他她得引导故事去完成他们存在的使命，使人哭使人笑使人深思和在这些文字背后表达了他她所要表达的深度，才能有味道，才能被读下去。如果自由自在的虚构、引人注目的虚构成了作品的主体，那无疑这个笔者就是成功的。轻韵基本做到了这一点，尽管还比较稚嫩，这篇小说的局限性在于限于主体内部真实，也就是限于变幻莫测的心理描写和物件、情景描写。细腻的文笔之下，掩藏不了对范围扩大、故事情节拉宽之后鞭长莫及的局限性。但这不影响她成长。也可以说，谁都是在眼前的视野慢慢拓宽之后才成长起来。

唐朝在小说里是惟一的好人，不离不弃不索取不消融。这是一种精神建筑，是作者对理想人物的幻想奢望借小说之名得以再塑。我总认定这样的人在世间是绝种了的，所以这种形象可以恣意地在虚幻故事里换一百种脸孔一百种身份出现，他们不会死，再冷酷的作者都不忍心把他们写死。

死的是看到某篇小说某个句子会难过的人。年纪大的哥们姐们推崇现实，夜夜笙歌日日排场，有钱就行一切速成，他们不会被文字左右；年纪小的弟弟妹妹叼着烟咬着口香糖快速奔向早熟情人的怀抱，他们也不会动容；脆弱的是身处感情夹缝中的人，不必别人给自己对号入座，就会自动自觉地自嘲，只要自己愿意任何时间不分场合都能为自己演示。如若一个小

丑。原来小丑把脸涂成狰狞的花骨朵是有原因的。

鲁羊是个脆弱的人，所以他写得出这样的诗句：

烟缕在眼前飘来飘去

它们在五棵手指间做着萦绕的姿态

然后结成圆圈

或者越来越零散

它们离开视线的那一瞬间

会很快地显得笔直，不再弯曲

类似于我们最后的样子

如果非要结束，那就把自己想像成一支烟，反正都要消散，就留给别人一张无恙的脸。

远去的只是记忆，岁月只会留给你一道或两道貌似深刻的皱纹，可它们并不能唤醒你深处的悲伤，只能为你制造更多的苦楚。

——纪念日益沉重的青春

第一章 遇见 P 00 1

我伸手接过，这旗袍用软缎真丝织成，手感如水柔丝滑，七分的袖子，花边镶滚，胸襟处手绣一朵绿色郁金香，袖口橘红片金窄边，旗袍最上面的钮扣上嵌着一粒小珍珠。格外的精致。那珍珠也就小指盖那么大小，成色晕黄，一看便知是古物。

“秦淮灯影清旗袍！”我惊道，一阵冷意从心底直冲脑顶。

第二章 怪梦 P 00 8

为什么我在哭？为什么我的眼泪止不住？低头，身上穿的是一袭血红的衣衫。再打量房间，已不是我熟悉的小窝。窗棂是木制的，月光透进来，只见窗上贴了个大大的“喜”字。站起身，发现桌上堆放着一件旗袍，七分的袖子，花边镶滚，胸襟处手绣一朵绿色郁金香，袖口橘红片金窄边，旗袍最上面的钮扣上嵌着一粒小珍珠。

第三章 幻觉 P 01 6

云峰送我回家，穿过那丛竹林时，快到尽头了，隐隐听到高跟鞋的声音，还以为是青琳出来送我们，回头却看到一个白色的人影站在竹林的另一端，有点眼熟，却不是青琳，也不是她母亲。云峰见我扭头，也回过头看，却说：“看什么？又没人。”

第四章 惊怵 P 02 6

她向我伸出手来，那双前天还素净的手，指甲盖上竟擦上了血红的指甲油，指甲修得削尖，血红得跟手指的苍白形成鲜明的对比。与记忆某处

的场景叠合。我似乎看到这双手已不如前日的丰腴，肤色虽白，却有些木然，惨白的手上点点青紫的细斑。像是，像是——尸斑？

第五章 唐朝 P 03 4 我闻声抬头，眼前站着一个 30 岁左右的男人。他一身唐装在西装革履里显得异常的耀眼，色泽上倒与我的旗袍吻合，同样的月白色。唐装让他整个人看上去很精神，像是学太极拳的人，有点道骨仙风。

第六章 车祸 P 04 3 那司机说完脸一瞬间变得惨白，唇不住地哆嗦，颤声说：“我起来了，我没有看到她的脚！我竟然没有看到她的脚！她，她，她不是人，她是飘在那里的！”

第七章 香消 P 05 1 夜幕将喷洒而出的血染成墨色，那前一刻还活蹦乱跳的茵茵，娇嗔撒娇的茵茵，蛮横无理的茵茵，就这么被夹在那里，那头柔顺的长发搭在车盖上，了无生息。

第八章 蔚彬 P 05 8 蔚彬上身赤裸着躺在浴缸里，右手搭着缸沿，手腕上已凝结着深红色的血块，他的衣服也搭着缸沿，地面上躺着去年去西藏时买回来的藏刀，弯弯的刀身被血湮没，已看不清它原有的光芒。

第九章 重现 P 06 5 不经意一低头，发现地板上赫然躺着一件墨绿的旗袍。

领口那颗珍珠晕黄着，正是那件“秦淮灯影清旗袍”。

第十章 寻踪 P 073

唐朝用手碰了碰我的胳膊肘，指了指玻璃球，我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发现玻璃球里的指尖开始随着声音转动起来，然后，指到西南方时轻颤不已，但不再转动。

第十一章 何府 P 082

我们继续向前，指针的弧度越来越小，等穿过假山，指针终于停住不动。假山正对面是一间小屋，我看了看边上没人，就推门而入，里面布置的色调只是白与黑，还有几束白菊，整间屋子里都是檀香味，竟是一间——灵堂！

第十二章 遇险 P 090

努力地挣扎，喉间发出只有自己能听得到的呜咽声。手不停地浴缸上摸索，忽然抓到一团柔软的东西，我使劲地握紧。在快要窒息的时候，我听到骆太太的哭声嘎然而止，接着颈上的束缚已不在。

第十三章 离心 P 099

正欲反驳，铁门外已响起刹车声，我生怕是青琳的奶奶回来，就拉了唐朝躲在竹林后面。高跟鞋的声音越来越近。还伴着人说话的声音，像是两个人。微微探了探头，发现竟是青琳靠在一个男人怀里往这边走来。再抬眼看那个男人时，一下子就愣住了——云峰！！

第十四章 情殇 P 10 8

我翻出抽屉里一捆信，一封一封打开，终于在一封里找到这段话。为什么当时不嫌它肉麻？还那么的欣喜？别人给了我一个玩笑，我却当了真。把那一叠的甜言蜜语扯得稀烂，从窗口丢下，看它们散成一朵朵灰蝴蝶，飘下，心如死灰。

第十五章 祸心 P 11 6

几时，她说起慌脸都不会红了？看着她的脸，这张看似天真无邪的脸，暗藏了多么深沉的心机，我在心里冷笑一声，暗咬了牙关，也学着她那样故作轻松地说：“青琳，这是我送给你的旗袍。”

第十六章 旧殇 P 12 5

做到儿子娶了媳妇，养了女儿，还做。

做到儿子死了，媳妇死了，孙女大了，还做。

我原想他做做旗袍就算了，可是，他最后竟然还是走了，没留下只字片语，走了……

第十七章 冰释 P 13 3

我们疯到很晚，我跟青琳都喝得醉醺醺，拉着彼此又哭又笑，像回到了学生时代。青琳的淑女形象还是没法保持到最后。那天，小白给我们拍了很多照片。

也许，我失去了很多，可是，不必再这样折磨自己。一切都会过去！再大的伤口都会结痂，我不住地安慰着自己……

第十八章 梦境 P 141

那个原本背对着我的背影缓缓地转过身来。我们的距离不过三步远，我闻到她身上淡淡的体香，是檀香，好熟悉的体香……

我看到她的侧脸一片模糊，慢慢地，慢慢地，在她的整张脸快转过来时，我大叫了一声，头一阵晕眩……

第十九章 揭秘 P 149

我甚至抱着一丝希望，梦里我看到的一切都只是幻觉。我插进土里的手指缓缓地拔出，想起身离开，可是有什么牵引着我？我站不起来，我闭上眼，让手顺着我的心，把土刨开，一寸一寸。泥陷进我的指甲，我还在刨，等我摸索到丁香的根茎时，十指已刺痛不已。

第二十章 曝密 P 157

“唐朝，唐朝，我刚刚看见……”我急急地想拉唐朝的手，刚碰到他的手，就被他使劲甩开。他的眼睛聚焦在某处，倏地收住话头，顺着他的眼，视线在电脑屏幕上停住。那满屏的娇艳，正是青琳穿着旗袍的照片。

第二十一章 惊魇 P 165

霍地，她抬起来，我看到，她的脖颈已断裂，白森森的喉管支在那里，像一截塑胶的水管。看到血不断地从里面喷射而出，洒在地面，流动起来，漫过我的脚丫，脚丫缝里传来一阵心怵的酥痒。我定在那里，动弹不得，看着青琳断了颈骨的脑袋在那里晃动。

第二十二章 杀戮 P 174

着她的下巴滑到她的喉上，看到不再陌生的场景，支出的森森白骨，半敞的胸膛上已被血封住了所有风情。胃里泛起酸水，我伸手按住胃，心被剜去一样地痛，却怎么也哭不出来，我颤声呢喃：“青琳……”可如同刚才叫唐朝一样，只有我自己才听得清我的呼唤声。

第二十三章 惊魂 P 183

“蔚彬，不要！”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大声地叫道，蔚彬没有理我，径自笑着，在云峰吻上青琳的酥胸时，蔚彬对着云峰弯下腰去，倏地消失不见，我一惊，大声地叫起来：“蔚彬，蔚彬，你在哪里？”

第二十四章 魑魅 P 192

“我——扶——你！”奶奶的声音无比固执，话音刚落，她已抓住了我的右手，她掌上的温暖让我稍稍安心，暗自松了一口气。

走了两步，隐约觉得有些不对，那双握着我手的肌肤怎么这么细腻柔软，完全没有奶奶手掌的粗糙，原本就有些微弱的温暖似正渐渐地褪去，越来越凉……

第二十五章 怨冢 P 201

半跪在爷爷的墓前，阶前的雨水透过裤子，留在膝盖上，一片冰凉。今天的雨下得有些突然，出门时明明还是晴天。雨水顺着发梢打在石阶上，唐朝扶我站起来，在离开的时候，忽然心念一动，伸手在墓碑旁的泥土里划出两字：怨冢。